

匠心守艺 师心传道

——寻找校园里的手艺人·非遗季

编者按:

千年光阴淬炼,非遗星河璀璨。
安吉白茶,清香悠远;硤石灯彩,光影千年;龙泉宝剑,锋芒依旧……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结晶的古老技艺,正穿越时间长河,在新时代下绽放出崭新风采。而这之中最是离不开一群默默坚守的非遗守护者——
他们是身体力行的非遗传承人,用传统技艺守护文明的火种;
他们是三尺讲台上的授业者,在校园里点亮非遗传承的火炬;
他们更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用匠心启迪心灵,让传统照见未来。



扫码看视频

一杯清茶,飘出非遗香韵

□本报记者 郭诗语

李佳莹



“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往上提,不要用指甲掐,像这样……”在安吉县第二小学的七彩茶园里,安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佳莹(现为安吉县紫梅小学教师)正俯身示范,娴熟地采下一棵茶树上最嫩的叶芽。“现在请同学们动手吧,记得这几行要采得仔细些哦。”李佳莹的话音刚落,学生们挎着竹篓,像一群欢快的小鸟,兴奋地散开在茶园里。
安吉白茶历史悠久。据《大观茶论》记载,宋徽宗曾盛赞一种叶子晶莹剔透的茶,疑为安吉白茶的前身。但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安吉白茶似乎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在安吉天荒坪镇的一座深山中发现了一株白茶古树。后经科研人员扦插培育,这一珍稀茶种才得以重焕生机。2011年,安吉白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李佳莹和白茶的故事,始于安吉溪龙乡的青山翠谷。童年时,奶奶在土灶边炒茶的身影是李佳莹最深的

记忆,“铁锅烧得通红,奶奶揉捻着茶叶,满屋都是清香”。上世纪90年代,溪龙乡成为安吉白茶的核心产区,家家户户都种上了茶叶,李佳莹的家人亦投身其中。制茶这门非遗手艺,便埋在了这个“茶二代”心中。
2006年,李佳莹成为安吉县溪龙小学的一名教师。教书之余,她始终怀抱着“让家乡的孩子了解白茶文化”的初心,自编采茶歌曲、编写白茶校本教材、开设采茶拓展课程……乐此不疲地向每个学生推广安吉白茶文化。
2018年,李佳莹来到安吉二小任教,又将白茶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新的教育园地上。在学校的支持下,李佳莹在校园一隅开辟出七彩茶园,并开办了“齐云茶堂”。采茶、炒茶、品茗……在这片充满茶香的第二课堂里,安吉白茶制作技艺有了更清晰的模样:茶园里,学生们化身“小茶农”,熟练地采摘嫩芽;茶堂中,学生们不仅收获了制茶体验,还把泡好的香茶带回家,让父母品尝。
为了更专业地学习安吉白茶制作技艺,李佳莹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达有为师。白茶制作技艺是一门需要倾注心血和汗水的“手掌艺术”。作为这门非遗技艺的传承人,从采摘、摊青到杀青、初烘,再到摊凉、复烘和收灰干燥,李佳莹对每一道工序都熟练于

心。在所有工序中,杀青是白茶制作的技术关卡。
所谓杀青,指用高温快速蒸发茶叶中的水分。“杀青时的火候、操作者动作的轻重,都会影响茶叶最终的口感。”李佳莹边说边将手掌探入近200摄氏度高温的炒茶铁锅中。只见她双手娴熟地在茶叶上打圈、抓抖,带起阵阵茶香。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做起来却相当不易,“刚开始练习时,手被烫出水疱是常有的事”。
李佳莹明白,非遗传承不能仅凭一时热情,而是要扎根在日常教学中。李佳莹是语文教师,学校的七彩茶园便成了学生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舞台,采茶实践更为写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即使是平日里不擅长写作的学生,也能用真情实感写下对家乡白茶的喜爱。”在李佳莹看来,茶园好似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在一株株的茶树间自由生长着:学生们通过照料茶树培养责任感,在制茶过程中锻炼耐心,在茶艺学习中修炼礼仪……
四月阳光和煦,春风拂过茶树,李佳莹望着学生们采茶的忙碌身影,目光如炬:“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将安吉白茶制作技艺这门非遗技艺传承下去,把这株美丽的安吉白茶带给更多的人。”她的承诺,就像茶园里四季常青的茶树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生生不息。

一盏明灯,点亮非遗薪火

□本报记者 童抒雯



朱娟芳

“针刺时要保持与纸面垂直,先找准位置再下针,不要图快……”在海宁市硤石小学的灯彩馆里,教师朱娟芳耐心地讲解着针刺技法。只见学生们屏息凝神,小心翼翼地用针在灯面纸上刺出一个个小孔。
当细密的针孔最终勾勒出精美的图案,硤石灯彩这门流传千年的非遗技艺,在学生们稚嫩的手中延续着。
在海宁,硤石灯彩是当地非遗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据历史记载,硤石灯彩始于唐朝,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2006年,硤石灯彩被正式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盏明灯,流转千年,依旧灯影灼灼,这背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非遗传承人的坚守与接力。朱娟芳便是其中一位。
说起自己与硤石灯彩的缘分,朱娟芳打趣是“一眼定情”。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海宁的硤石灯会素有“江南第一灯会”之称。每逢元宵佳节,大街上张灯结彩,好不热闹。朱娟芳与硤石灯彩的第一次相遇就发生在灯会上,“我是农村的孩子,从没见过这么精美的灯彩”,她将这份惊叹“刻”在了脑海中。多年后,朱娟芳偶然得知当地要开设硤石灯彩培训班的消息,便第一时间“冲去报了名”。这条因热爱而生的非遗传承之路就此

展开。
2013年,学校成立了硤石灯彩社团。身为非遗传承人的朱娟芳自告奋勇,成了社团的“掌门人”。她兴致勃勃地将硤石灯彩这门非遗技艺带进课堂,并下定决心,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硤石灯彩,把这门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针、拗、结、扎、刻、糊、裱、绘”这8道工序是硤石灯彩的精髓所在。其中,针刺这一技法是灯彩制作时“最准的一道门槛”。所谓针刺,就是用极细的针笔在纸上一针一针刺出图案。有时,一张厘米见方的纸片上,需要刺出30多个针眼。“如果中途错了,整个灯面就作废了。”朱娟芳解释道。学艺之路并不容易,但在实践教学,朱娟芳欣慰地发现,“即使是手指被针刺破了,又或是作品需要从头再来,学生们却从未想过放弃”。在她看来,灯彩课堂传授的不只是指尖技艺,更像是一场意志品质的考验,“学生们在面对困难时静得下心、稳得住神、扛得住挫,才是非遗送给他们的最好礼物”。
走进学校灯彩馆,仿佛踏入了一个光影交错的灯彩世界。传统灯彩与现代创意相映成趣:这边是教师精心制作的《“会源抱月”桥亭灯》,绵密的针孔体现着老手工艺的严谨;那边是学生的创意作品,当传统的走马灯与现代智能技术相遇,既保留了“屏风烛影”的古韵,又增添了科技互动的趣味。“这是我们‘非遗+科技’课程”朱娟芳介绍道,“有学生觉得走马灯一直亮着太耗电,于是就和老师一起设计了这盏有智能感应功能的灯彩。”
打破学科边界,融入校园文化、挖掘地方特色……

事实上,朱娟芳的课堂从不局限于灯彩制作。课堂之余,她带着学生从学校的百草园里汲取灵感,将草木芳华刻在硤石灯彩之上;节假日里,她和学生一起深入社区,推广非遗体验活动,让传统技艺走进千家万户。在她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教师加入了非遗文化传承的队伍。他们组成跨学科的“守艺”教师团队,用创意和热情续写非遗故事……
在学校的灯彩社团里,朱娟芳发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现象:那些在学业上或许并不耀眼的学生,却能在灯彩世界里发出属于他们的光芒。学生小周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朱娟芳观察到,这个平日里不起眼的男生却能在制作灯彩时表现出难得的专注和毅力。“针刺工艺最需要耐心。无论他碰到什么困难,最后都能坚持完成。他还在一次灯面制作比赛中,获得了市级奖项。这对他来说是肯定,更是鼓励。”朱娟芳欣慰地说道。事实上,小周的成长并非个例。在硤石小学,每学期的灯彩展便是学生展示创意的闪亮舞台。学校走廊上,形态各异的灯彩作品汇成一条流光溢彩的灯河,见证着学生们在学习非遗技艺中收获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学生未必人人都会成为非遗传承人”,但朱娟芳相信,学生们在灯彩制作中培养的坚韧品质、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热爱,以及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都会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财富。正如那一盏盏被点亮的灯彩一般,非遗传承的火种正以最温暖的方式,照亮着每个学生的成长之路。

一把宝剑,铸就非遗传奇

□本报记者 徐梦娇



吴利忠

“叮!当!叮!当!”在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的刀剑实训基地里,清脆浑厚的打铁声此起彼伏,像极了首古老的战歌。炉膛内,炭火正旺,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手腕压低一些,保证打出来的剑脊不会歪。”一声严肃的叮嘱传来,说话的正是学校刀剑工艺专业教师吴利忠。此时,他正指导着学生们锻打剑坯。
龙泉宝剑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相传,第一把龙泉宝剑诞生于龙泉秦溪山麓。至此,当地人以此引以为傲,世代传承这门传奇技艺。龙泉也因此摘得“宝剑之邦”的美名。2006年,龙泉宝剑锻制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个子不高,寸头,斯斯文文的样子,乍眼一看,吴利忠实在不太像一个会打铁的老师傅。然而事实上,他与刀剑传承人这一身份已经绑定了10余年。
吴利忠走上铸剑这条非遗传承道路,本身就是一部现实版的“宝剑出鞘记”。“我算是半路出家。”吴利忠腼腆一笑,“原本以为只是简单的打铁技术,直到自己入了行

才知道其中的不易。”2010年,学校在全国率先开设刀剑工艺专业。专业开起来了,却面临师资短缺的问题。彼时,任教机械专业的吴利忠凭着对刀剑的兴趣,毅然从机械师转型为铸剑师。
此后,他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沈新培为师,开启了边学边教的教学生涯。那时候,吴利忠白天教书,一得空就钻进铸剑工作室里打磨手艺,风雨无阻。翻开吴利忠的备课笔记,纸页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各种示意图和学习心得。为了能让深奥的技艺更加通俗易懂,吴利忠总是自己先“吃透”,再把每个技术要点“掰开揉碎”后,讲给学生听。
吴利忠的课堂没有过多的理论,更多的是手把手的示范。“折叠锻打百回,热锻、冷锻需要往复进行。”铸剑最考验工匠的体力与耐心。从炼钢、锻打,到淬火、磨光……总共28道工序,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匠心与智慧。
在学校的刀剑实训基地,记者看到学生们正在热锻工位上进行作业。铁锤落下,剑坯上火花四溅。学生工作服上星星点点的烫痕,述说着这门技艺的艰辛。“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天下来手臂都抬不起来。”学生吴浩南学习锻制技艺已有3年,手掌被磨出水疱,肌肉因长期敲打作业而拉伤、手臂被火星烫伤……这些苦头,他都吃过。

“从打坯到淬火,少一锤都成不了好剑,非遗技艺差不得一分一毫,千锤百炼才能出锋芒。”吴利忠谈起学生坚持的意义,语气铿锵。他坦言,学锻制技艺很苦,但“苦不过技艺失传的遗憾”。
在过去,非遗技艺的传承通常靠师傅带徒弟的口口相传。如何突破时空限制,让这门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后继有人?吴利忠与学校教师组成团队,编写了《龙泉宝剑锻制技艺》等教材。同时,学校还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计划。2020年,龙泉青瓷宝剑技师学院正式获批成立。作为丽水市首家技师学院,学校通过构建特色专业课程体系、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深化产教融合等创新举措,推动龙泉青瓷和龙泉宝剑这两大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培养走向全国。
回望自己10余年的非遗生涯,曾笑着说自己是“门外汉”的吴利忠如今已是桃李满园。这些学生如同星火散落四方:有人成为新锐铸剑师,有人创新传统品牌。但最令人欣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学子将领悟到的工匠精神带到了各行各业。“锻剑和育人一样,每一锤都是修行。”吴利忠由衷地感叹道。在他看来,非遗传承留给后人的财富远不止技艺本身,“学生们在遇到困难时不退却的决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心、雕琢工艺时的匠心,都将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精神财富”。